

01 阿安真不安

陳明芳

彼工，我無意中聽著阿安共老師講：「老師，我毋是神經病。」

我和阿安同窗第五年矣，猶會記得，一年仔的時，伊定佇上課清彩離開伊的位，行過來、行過去閣戇神戇神，一睷仔去看壁堵的世界地圖，一睷仔提老師桌頂的物件起來金金相，老師共喝，伊敢若攏無聽著，一支喙直直蹇蹇唸。閣較凌治人的是，伊的聲嗽不止仔大，佇恬靜的教室吵家拈宅，彼時陣我真討厭伊，實在有夠吵的啦！毋但按呢，逐遍考試，伊若是無考一百分，就會開始受氣，那哭那去共老師花規晷，老師規氣共伊的考卷改做一百分，阿安才欲收煞，若無，逐家攏免上課矣。雖罔予伊一百分真識，毋過阮毋敢去揣老師窮分，因為老師逐工予阿安拏甲誠忝，看了真毋甘。

到三年仔，我又閣和阿安全班，哪會遮爾歹運？予伊吵拈甲無法度上課的日子真正是無了時。阿安的狀況愈來愈走精，到四年仔的時，若是無順伊的意，伊上課就 khòk-khòk 插喙，或者是阻擋老師出功課，毋是情緒掠袂牢放聲吼，就是氣怱怱摔課本，嘛會唱聲無想欲來學校讀冊。老師共嚷，伊就愈番顛，吱甲厝瓦強欲崩去，樓頂樓跤攏聽會著

伊喝甲大細聲。自按呢，開始有同學風聲阿安是神經病。

五年仔矣，我猶原佻阿安全班，滿腹的委屈忍袂牢想欲頓心肝，這到底是啥物因緣？五年仔的導師真威嚴，罕得有笑面，逐項代誌攏有伊的規矩。一日，導師共逐家講一个自閉症囡仔的故事，逐家那聽那感覺佻阿安足親像的，落尾才知阿安佻這個囡仔相。就按呢，這五年我頭一改熟似阿安，原來伊毋是刁故意的，是先天腦部功能有損害。老師繼落去講，凡勢有人怨嘆佻阿安全班真歹運，毋過若是換一个角度想看覓，這敢毋是予咱有一个機會去學習照顧「病人」咧？

自彼工了後，阮齊个仔相爭去共阿安鬥相共，陪伊開講、招伊口迴。細粒子的阿安敢若阮的小弟仔，逐家顧伊顧牢牢。想袂到欲歇熱進前，伊煞咧花講無愛歇熱，欲逐工來學校上課啦！

02 青梅仔

張月純

有一擺清明轉去阿媽兜，看著塗跤有一包大大包的青梅仔，我伸跤出手就倚過去欲共阿媽鬥相共。阮先共青梅仔倒落去大面桶，用粗鹽共攪來攪去，閣共浞來浞去，有夠好耍的，敢若咧共青梅仔掠龍全款。梅仔慢慢仔、慢慢仔消風，苦水就走出來矣。我隨拈一粒塞入去喙內，哎唷！酸 ngiuh-ngiuh、鹹篤篤閣澀 kuāinn kuāinn。有夠歹食的，這是欲按怎食？阿媽緊共我講：「這猶袂使食啦！」

繼落去阿媽掙一跤大跤水桶過來，共我講：「乖孫的，去共這跤水桶洗予清氣。」這對我來講，就若桌頂拈柑咧，一下仔就共桶仔洗甲清氣 liu-liu 矣。看阿媽猶咧無閒，我真家婆，欲共青梅仔因落桶仔底。阿媽影著隨喝講：「袂使！袂使！」伊緊共水桶提去倒匜，才共我講：「彼梅仔若沐著水，毋但會生菇，規甕嘛攞去了了，就親像賣碗盤掉倒擔。」落尾阿媽閣叫我去□石頭欲來砦梅仔，伊講：「豉梅仔誠厚工，愛勻勻仔來，食緊是會拚破碗喔！」原來豉梅仔嘛有遮濟銳角。

工課舞煞，阮做伙去灶跤。佇洗碗槽遐，阿媽跼落去共一个玻璃罐仔提出來，蓋一下開，隨鼻著芳貢貢的梅仔味，喙瀾就強欲津落來矣。阿媽擗鬮□仔，□一寡仔梅仔起來，

講：「這是舊年豉的，食看有好食無？」含佇喙內，鹹鹹、酸酸、甜甜閣□□□，實在有夠好食的啦！我愈食愈繼喙。阿媽講：「食酸梅仔，糜飯食較會落，你加食一寡仔。」就按呢，我佻阿媽你一粒、我一粒，輪流提咧食，食甲笑微微。酸梅仔就若 môo-hui 全款，予我食牢咧。

阿媽自本就真勤儉，毋過有當時仔青梅仔誠貴，伊嘛是會共買轉來豉。這馬便若看著酸梅仔的罐仔欲空矣，我就緊敲電話共阿媽講：「阿媽，我閣欲酸梅仔。」伊攞會問講：「啊你這馬一頓食幾碗飯矣？」

逐擺食酸梅仔，共伊含跼喙內，沓沓仔含，沓沓享受酸甘仔酸甘甜的滋味，就會想起佻阿媽豉梅仔的趣味代，我攞感覺足幸福的。